

中国文化精神

大字本

钱穆〇著

錢穆

钱穆先生著作系列

中国文化精神

大字本

钱
穆◎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文化精神 / 钱穆著. -- 北京 : 九州出版社,
2017.10

ISBN 978-7-5108-6312-7

I. ①中… II. ①钱… III. ①文化精神—研究—中国
IV. ①G0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61683号

中国文化精神

作 者 钱穆 著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 (100037)
发行电话 (010) 68992190/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三河市九洲财鑫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6 开
印 张 16
字 数 146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6312-7
定 价 42.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中
國
文
化
精
神

錢
穆

钱穆先生手迹

新校本说明

钱穆先生著作简体新校本，经钱胡美琦女士授权出版，以钱宾四先生全集编辑委员会所编《钱宾四先生全集》繁体版为本，进行重排新校，订正其中体例、格式、标号、文字等方面存在的疏误，内容保持《全集》版本原貌。

《中国文化精神》汇集了钱穆先生关于中国文化的讲演词。一九七一年春，钱穆先生受邀讲授“中国文化精神”一课，前后共十三次，本书即由讲演词整理而成。整编全集时，又于第四、第五、第十篇讲稿下，增附先生当年所写之讲演大纲。

九州出版社

序

余迁居来台，即曾在空军各基地作过一番巡回演讲，又增以在三军参谋大学、海、陆、空军官校之演讲，共成《中国文化十二讲》。此为余对当前军人作有系统的文化演讲之第一集。今年海、陆、空三军之军官集合为莒光班，轮番受训，余应萧政之教育长之邀约，随班讲“中国文化精神”一课程，前后十三次，汇印成册，此为余对当前军人作有系统的文化演讲之第二集。莒光班此一课程，此下仍将继续，政之嘱余改定总题为“中国文化对世界之责任”，余已应其请，仍当随班络续分题讲述，将来再以汇印，将为余对当前军人有系统的文化演讲之第三集。^①

闻鼙鼓而思将帅。今者国难当头，保护国家，捍卫文化，惟我军人担当了莫大的责任。惟能对国家民族传统的文化有信心，始能对保护捍卫当前的莫大责任有勇气。余对中国传统文化之深博伟大，所知甚浅。然自问爱国热忱，则自幼年迄于今兹，从未后人。凡我所讲，无不自我对国

^① 原编者按：此书出版不久，莒光班人事有变动，先生未再对军人有系统之文化演讲。

家民族之一腔热忱中来。

我之生年，在前清光绪乙未，即《马关条约》台湾割让日本之年。我之一生，即常在此外患纷乘，国难深重之困境中。民国元年，我即在乡村小学教书。我之稍有知识，稍能读书，则莫非因国难之鼓励，受国难之指导。我之演讲，则皆是从我一生在不断的国难之鼓励与指导下困心衡虑而得。

我敬愿以此一腔热忱，以此稍许困心衡虑之所得，贡献于当前负保护国家捍卫文化之大任的军人们。并愿仍鼓余勇，以追随于我可敬爱之军人之后，同为当前国难善尽我所能追随之贡献。

一九七一年七月

目 录

序 / 1

一 中国文化精神 / 1

二 中国传统在哪里 / 18

三 中国文化的变与常 / 34

四 文化传统中的冲突与调和 / 52

附录 讲辞大纲 / 70

五 文化的散播与完整 / 81

附录 讲辞大纲 / 99

目 录

- 六 文化的长命与短命 / 110
- 七 文化中之事业与性情 / 127
- 八 文化的中和与偏反 / 143
- 九 文化中的自然与世俗 / 161
- 十 文化中的积累与开新 / 175
- 附录 讲辞大纲 / 191
- 十一 文化中的精粹与渣滓 / 198
- 十二 文化的前瞻与回顾 / 213
- 十三 复兴文化之心理条件 / 230

一 中国文化精神

一

萧教育长要我在此班上讲“中国文化精神”，每次讲两小时，我想将此题目做一个连续讲演，这次讲了，下次接着往前讲，每讲都记录下来，诸位不能按期听，但可每期看纪录。

前几年，我在空军各基地讲演，曾有《中国文化十二讲》一书，亦用此方法，或许诸位都看到。另有一部《中国文化丛谈》，里面大部分都是多年来在台各方面的讲演，又一次在成功大学讲“史学导言”，^① 虽是讲历史，实在主要也是讲中国文化问题。希望诸位把此三书作参考。我此下所讲，在大的意义上，不能同上述三书有很大出入，但我讲话将尽量避免重复。

今天第一讲，即以“中国文化精神”为题，此下虽每一次换一题目，但只是在最开始的题目下作不同的讲演而已。

① 原编者按：“史学导言”四讲已收入《中国史学发微》一书中。

二

我们要讲中国文化，应该分两面讲：

一是知识问题，究竟中国文化是什么？

二是评判问题，究竟这种文化，要得要不得，该发扬不该发扬？

我们先得认识了中国文化是什么，才能讲到中国文化的价值优点在哪里？缺点在哪里？与其如何光大与改进。但此两点实也分不开，有时还得混在一起讲，不能严格作区别。

我们先讲什么是文化？依照普通意见，文化就是我们的“人生”，只是并不指我们每一个人各别的人生，乃是指出的一个大群集体的人生。此一大群集体的人生，乃是我们的共同人生。惟有“共同人生”乃可称之为文化。但此共同人生，则必经长时期变化酝酿而来。

也可说，大群人生乃是一种“公生活”。个人人生则只是一种“私生活”。我们此刻说：文化即是长时期的大群集体公共人生，而中国文化，则是中国人或是中国民族经过了四五千年长时期变化蕴积而到今天之所成。如此说来，诸位便知这问题很复杂，不简单，不是三言两语可尽。我将尽我所知，一次一次慢慢讲下。此一知识，既难顷刻即得，而欲下评判，更该审慎将事。

远在四十年左右以前，即有人讲中国文化，历举了八项，如太监、女人裹小脚、娶姨太太、鸦片烟、麻雀牌等，认为这些便是中国文化，而中国文化也不过这些。当然我们不能否认，这些都在中国社会上出现，便是中国人生中一貌相。而且有些也经历了相当的长时期，如中国政府中有宦官，如中国家庭里有妾侍，经过时期皆不短。即如女人裹小脚，也就有一千年上下。我们不能不说在中国文化中有此诸种现象。但我们至少要问，中国文化是不是就是这几件？中国人生是不是就是这几桩？当时讲这话的人，他只要我们知道中国文化根本要不得，所以如此讲。只可说乃是由意见来选定知识，不是由知识来决定意见。我们当知，太监、姨太太并不即是中国人公生活。中国传统政府，重要的不在有太监；中国传统家庭，重要的不在有姨太太。哪能轻率凭此判定中国文化就是如此。然而讲此话的人，乃是我们四十年来中国社会乃至学术界所公认的大师，狂妄的诬蔑中国文化，无宁在此几十年来中国人的共同心理上，欢迎胜过了厌弃，此是当前一大问题。我们来讲中国文化，此四十年来这一心理问题不该不注意。

我们今天，能不能在讨论中国文化问题上，先求知识，再施评判。大家先有了一个共同认识，再从而产生一番共同意见，庶乎在中国文化价值问题上，有一个更新更合理的展开。这是我作此讲演所衷心期望的。

今天讲文化，第一当知文化必然有一个“传统”。这几十年来，在一般意见上，或许可以说，看见传统二字就生厌。所以我们惯常在传统二字上再加一字，称作“旧传统”。这本不错，成为传统则定是旧的，任何传统都必是旧的。但我们又该知，文化必然有传统，无传统就是无文化。而我们一般人意见，似乎只想要一个无传统的文化，不愿再要此有传统的旧文化。是否能如此？这是世界人类文化共同一大问题，不是我们想要便可如此。

退一步说，文化是一“存在”，而存在则必然有“时间性”，任何一事物，不能霎地存在，霎地消失。存在的时间，即是此存在之传统。试以人来作例，每人就各有一传统。今天在座诸位，若是一位三十岁的人，便有他三十年的传统。没有此传统，便没有此人。此传统又可分两方面来讲：

第一，是身体的传统，人的身体，从婴孩到长大，当然天天可以有变化，但在变化中仍有传统，今可称之为“肉体”的传统，或“物质”的传统，要之你身我身各有传统，不相混杂。

第二，我们当知，身传统之外还有“心”传统，也可说是“精神”的传统。如我们每人各有记忆，所记忆各不

同。每人记得各自以往的一切经过，记忆不同，即是传统不同。除记忆外，又有各自的智慧，智慧不同，也造成了各人的传统不同。此层较深微，暂不细讲。此外又有嗜好不同，同吃一顿饭，喜好各别，兴趣有异。又如或喜欢听音乐，或喜欢看打球，这些都是精神传统的不同。

若使我们能推翻传统，把各自以往传统取消，忘其故我，各来一个新我，虽亦有此说法，但推义至尽，怕只有一条路可以达到此希望，那就是自杀。否则便是丧心病狂。心失掉了，称为狂人，虽有身传统，更无心传统。不知自己姓名，乃至父母家庭，以及其婴孩期青年期以至到现在的历史经过。甚至连身体也都忘了，饥饱冷暖都不在心上。但他不是自杀，因尚有一身传统。说他丧心病狂，其实他心亦仍在，只是失了其传统。

每一人必有一传统，此一传统可以直溯到他的父母祖先，在生物学上有遗传学、优生学讲此传统。但我们的心理传统，则多有从身外边来，从整个社会整部历史来。此层我们各自反身寻求便易知。所以我们讲文化，定该知有一传统，不能离着传统讲。

传统必有“持续”，如手上拿一东西没有掉，继续拿在手，是持也是续。刚才讲过，传统便是一存在。换句话讲，传统便是一持续，存在也是一持续。传统地持续着，那便是生存。而其中便有变化，此层待后再讲。此刻所说，文化便是一“存在”，便是一“持续”、一“传统”，此是

我开宗明义最先要讲的。

其次要讲，文化就等于“生命”，生命也是一种存在。生命可分为“个人”生命与“大群”生命。此刻暂不在此上细讲。且讲，生命各有“大”“小”之别。每一人的生命，可分成两部分，一是小生命，一是大生命。这如何说呢？每一生命，必要从外向里。如外面食物吃到肚子里，消化营养。又如穿衣服，生暖防寒。这都是从外向里。凡属衣、食、住、行，一切物质生活都如此。即讲心生命，一切知识，也都是由外向里。讲话、识字，有很多技能。嗜好兴趣，其实都从外边来。所谓外，又有大小之别。小之从某一人，大之从人群社会，乃至宇宙大自然。总之，人之生命，先是由外向里。由宇宙万物，大群社会，取求供养，这才造成了一个“小我”。每人的这种生命，我今称之为“小生命”。同时我们的生命，又必从里向外，各从一个小生命中发出行动、工作、思想，一切来向外贡献，这可称为“大生命”。由外向里，所成就小，故称小生命。由里向外，所影响大，故称大生命。

每一人各有一小生命，亦各有一大生命。小生命，乃从人类大生命中生出。同时也从各自的小生命中来变化此人类之大生命。没有天地，当然不会有生命，这是从外向里。但人的生命，又要从里向外生变。从外向里，见生命之“共相”。从里向外，见生命之“个性”。文化是大生命，每一文化亦必有其个性。

人类必有群，每一群中各有小己之我。群性己性各有别。就小生命向外“需求”言，固是大体相同。从小生命向外“影响”言，则各不同。中国人名此曰“性”。所谓个性，乃是一种个别的与众不同的存在。此种不同存在，主要在“心”，亦说在性。人有个性，家庭、社会、民族、大群，亦各有个性。中国人与外国人不同，中国人中，广东人与山西人不同。广东人中，某家与某家亦可以不同。每一家中，父母兄弟每一人亦各不同。从不同个性中而起变化。若无个性，如黄茆白苇，虽有生命存在，更无变化相异，又何来有所谓文化？

综合言之，文化定有传统。传统则亦是生命性的。此种生命则定是大生命。大小生命，各是由内向外，有其独特的个性。

四

今再就传统中之有“变化”言，如一树，生根、发芽、长干、抽枝、报叶、开花、结果，这一连串，即是它的生命传统，亦可说是生命之持续。每一树，则有一个性。此一成长，乃其生命中必然应有的变化。有了这些变化，此树的生命才算完整。倘使只生根不发芽，只发芽不长干，这就生命不完整。长了干不抽枝、不报叶、不开花、不结果，这生命同样不完整。讲到动物，如家里养一狗，此狗

生命是连续的，慢慢由小变大，成了老狗，才是它生命之完整。无论动植物，在其完整的生命过程中则必然不断会有变。文化既是一生命，它本身定是要变，不是我们要去变它，它自会变。一如小孩变大人，一个根埋在地下，到头会开花结果变出新树来。但没有旧的，哪会有新的。一切文化只是一传统，只是一旧，但定会日新又新，不断往新的路上走。

今天诸位总爱说新文化，又要说新生命，但如一棵树，是不是开了花便叫新树，那根与干便是老树旧树呢？我想这种“新旧”观念，该要从头重新来辨认。先简单讲，如说生命从旧变新，我们不能丧心病狂，先不要那旧的。旧生命没有了，新生命又从哪里来？倘说科学可以创造新生命，但转瞬间，新生命又会变成老生命旧生命。只要是生命，就该有持续，亦必会有变化。讲到文化，亦必有新有旧，有变有常。不能只爱新，不喜旧；只爱变，不喜常。一日三餐，这是饮食之常。衣服也不能天天穿新的。我有一个家，父母兄弟姊妹，这是一个常。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一则以喜，一则以忧，那必得有变。那是不得已。不得已而变，也该有一不离“常”之变。假如我们拿常当作旧，拿变当作新，那么文化必然有新亦有旧，有旧亦有新。若是至变无常，那样的人，怕也不能当做人，你不能和他做朋友，父母也不能认他做子女。因他总在变，天天变一新人，更不见其像旧人处。实则并无那样的人。既无那样之